

從廣田內閣到林內閣

李凡夫 著



黑白叢書

3

三之書叢白黑

閣內林到閣內田廣從

著夫凡李

行發社書叢白黑海上

日三廿月四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
三之書叢白黑

閣內林到閣內田廣從

每冊實價壹角五分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李凡夫

主編者 錢俊瑞

發行者 黑白叢書社

總經理 生活書店

第三八四號

上海福州路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廿三日再版

從廣田內閣到林內閣目次

- 第一節 廣田內閣崩潰的前夜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節 政黨與軍部之戰……………一五
- 第三節 宇垣組閣的流產……………二〇
- 第四節 林內閣的成立及其特質……………三八
- 第五節 林內閣的政綱・政策及前途……………四九

第一節 廣田內閣崩潰的前夜

以「五一五」暗殺犬養毅事件爲一個起點，日本以很快的速度走進了準戰時體制編成的階段；在這中間經過了齋藤，岡田而至廣田內閣，每經一次政變，政治上的所謂「革新」意識逐漸加強，經濟上的統制主義漸次顯著，在這非常時的重壓下面，軍備代替了生產，「全體主義」代替了立憲精神，軍部的叱咤代替了報章的言論。人民大衆戰戰兢兢地過着「臥薪嘗膽」的生活，而從這種生活裏面節省出「絕對必要」的軍費。「二二六」事變前後，資本家曾經因爲少壯軍人所提出的「修正資本主義」之呼號而感到狼狽和周章，但是事變平定之後重新因爲軍需訂單的活躍而復歸於安堵。在這五年的非常時裏面，儘管

對外貿易有「掉頭」的危險，海外市場有縮小的可能，政府提出的各種統制法足以阻止許多企業的成長，中小工業全體的陷於急速的崩潰，但是就全般說，這種「非常時」還是肥大了日本的資本，和增大了資本的收益。這種因為資本的躍進而增大了的社會的力量，和五年以前比較起來，已經到了刮目相看的程度。所以在日本資本家的立場，無事平穩地繼續這樣的過程，就是他們當前最大的希望。

但是，在這非常時裏面最使一般人感到不安的，還是財政的乾涸和枯窘；歲入每年不足，赤字公債不斷地增加，昭和七年（一九三二）三月底還祇六十二億圓的國債，去年十月已經衝破了一百億的大關，加上地方債三十五億，米穀證券及其他五億，總計以日本國民的名義所負債額已經到達了一百三十五億！昭和七年度以來，每年赤字公債發行的數額是七億、八億、九億。八億五千萬

圓的程序，高橋前藏相對財界公言的「公債漸減主義」已經變了永無兌現希望的空文，而這種增發公債的大部分用途又是飛躍地增加着的「不生產性」的軍費。單就軍事費說，昭和六年度四億五千萬圓，到本年度已經增加到十億六千萬圓的程度，從這一項，就非新闢六億一千萬圓的財源不可。偏偏自九一八事變以來，國際間風雲詭變，日本要強行大陸政策，非有更大更強的軍備不可，而建立在這種不健全的財政基礎上面的膨脹政策，必然的要引起物價騰貴，工資低落的危險。據東京朝日新聞統計，以昭和三年七月爲基準（一〇〇）的生計費指數，昭和六年十月爲一六〇・三，到昭和十一年十月已經激增到一八四・〇；而一方面日本銀行發表的工資指數，在這五年之內定額工資可不必說，實收工資也絕沒有上升的表徵。這種國民大衆收入支出之間的距離的增加，很明白地表示了生活不安的加甚，和經濟基礎的動搖，使國民大衆彷徨在赤貧的飢

餓線上。必然的產業經營也將沒有採算的可能，眼睜睜地望着這種軍費的無限制的擴大和赤字公債的無底的增加，健全財政論的金融財閥就不能不有「前途黯淡」之危懼了。

廣田內閣成立在二·二六政潮之後，當時也會用「安定國民生計」作為「庶政一新」的目標之一，可是馬場藏相就任忽忽，就修正高橋財政，而聲明了「將來歲出，不僅不能減少，還要漸次的增加」，對於這增加的歲出，他認為「以公債支辨，並無不可」。他的理論（實質上就是軍部的理論）以為軍備限制和縮小不能招致國際和平，相反地和平非用強大的軍備來保障不可。所以在這前提之下，他無條件地承認了日本財政所走的方向，增稅無妨，赤字公債沒有危險，預算膨脹更是「國威發揚」的必然的表現。他的見解和健全財政論者恰相反，他不僅樂觀地肯定了現在日本財政的方向，而且還要助長和擴大現在

的方向，而使他的速度更加急進。對於不生產性產業的病態的擴大，他的意見是：「對於軍擴工業的擴張，我認爲沒有看作不健全的必要。飛機製造工業即使應着目前國防之必要而發達，將來因民間航空的發達，可以作爲民間事業而承繼。再如造船設備，祇有設想一下將來國力的發展，目下多少的擴張也沒有憂慮的必要。至於兵器製造，那是在最近將來絕無軍縮時代襲來之可能，更無驟起反動之危險。參看維新以來產業發展的歷史，往往是最初由於軍事之必要而發達的產業，後來因爲國力之發展，便成爲民間事業而安定」。很明白，他的立論根據，完全建立在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上面，因爲軍事之需要而擴張的產業，侵略勝利之後就能作爲民間事業而安定，但是，在這裏他忘記了現在國際情勢和中日俄戰爭當時情勢的差異！馬場所樂觀的現在日本軍事工業，要在將來作爲民間事業而安全，最低限度也非獨占中國市場，和更大地擴大世界

市場不可，這獨占中國和獲得世界市場的事業，是否以現在日本的實力可以輕易地成就？這就是妄想輕率的膨大論者與堅實緩進的健全論者所爭論的癥結。

從春到秋，馬場式的無軌道財政繼續了半年之久，去年九月，他編成了超紀錄的卅億圓的昭和十二年度預算。這種預算編成的經過，和高橋末期的「預算鬥爭」的情形完全相反，提出閣議的時候化不了一個鐘頭，「在談笑之中」，不加修改，毫無爭執地通過。閣議之後他對記者發表談話，說：「十二年度預算突破三十億圓，表示了未曾有的飛躍的膨脹，這種狀態，也許暫時還要繼續下去，對於這種膨脹，除此番增稅計畫的平年度增收和國家自然增收之外，發行相當程度的公債來彌補，也是不得已的事情」。這談話直截痛快地對國民大眾預言了：一，今後數年之內膨脹預算還要繼續進行，一一，赤字公債在今後數年之內絕無減少的希望。在這預算裏面，包藏了陸軍以十二年度為起

點的卅億圓的第二次國防六年計畫，和海軍第三次補充計畫。那麼很明白，十二年度的卅億圓的預算，祇是今後大規模膨脹預算的開端，到什麼年代纔能恢復財政常道，在這兒找不出絲毫的希望，對於赤字公債，馬場很樂觀地說：「將來國防費減少的時期到來，公債發行自當減少」，至於國防費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減少，那是連上帝也不知道的事了。

在發行公債和籌發軍費這一點上馬場表示得非常的「慷慨」，而在消化公債這一點上却又表示了異常的嚴厲，對軍閥太諂，對財閥太驕，這是馬場受財閥痛惡的焦點。爲着要消化這隨意發行的巨額公債，他計畫了大規模的金融統制，企圖強化大藏省（財政部）機能，將保險公司，交易所，簡易保險局等等都直轄在他自己的監督權下面。這種金融統制法已經有了成案，但是很快地引起了銀行界的重大的反對，這種反對在金融界形成了和馬場不合作的潛流，於

是有人就預言在議會中馬場無軌道財政將成責難的中心。

正在這種經濟財政上的危機一髮千鈞的時候，表現在表面上的日本外交又有了空前的急變。日德軍事同盟，正在這時候簽訂了！這外交上的急變不僅引起了廣大民衆的憤怒，並使廣田內閣的基礎發生了致命的動搖，對於這重要的一點，在這兒有追敘一下的必要。

誰都知道，二·二六之前廣田是岡田內閣的外相，在他外相任內曾經宣布過所謂「協和外交」，而在國際間博得過相當的好感，所以二·二六事後元老重臣推薦廣田，表面上可以利用他對軍部的個人的接近，可以暫時緩和軍部的強行政策，實質上也還希望運用他的外交手腕，在國際上洗刷和沖淡一些侵略的色彩。以西園寺爲首班的重臣財閥推薦了廣田之後，對於他的唯一的囑望，是在緩和對外關係，尤其是努力使日英關係恢復親交，使日本脫却國際間孤立地

位。所以廣田受命之後，第一步進行的外交工作就是選派親信，大舉遊說英國，除出日本駐英大使——親英派首領牧野顯伸的女婿吉田茂之外，這一年來還派選了副島種臣，門野重九郎等等到倫敦去播送日英親善的空氣。英國對於日本，在日英同盟破棄之後，實在早已沒有再度携手的願望，加上年來日本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不斷地向着大陸和南洋發展，更使英國對日發生了強烈的戒備和反感，但是日本政界上層份子（重臣、財閥、貿易資本家），直到最近為止，還不肯放棄「爭取日英合作」這一方針，他們認為爭取英國合作，不僅對蘇對美對華，都有絕對的必要，所以即使英國冷淡，日本也非繼續熱烈追求不可。在這一點，成爲日本外交之特徵的所謂「二重外交」又出現了，正在廣田竭盡全力在幹「爭取英國」的工作的時候，差不多完全不被廣田知道，軍部「獨家經理」的日德同盟已經在柏林完全談判好了！

日德同盟的簽訂，的確對於廣田內閣之基礎部分投擲了一顆猛烈的炸彈，這不僅廣田一年以來的親英工作付之流水，在元老重臣以及擁護廣田的人們看來，這一協定的成立，簡直使廣田內閣失却了存在的本義。這一協定成立之後，誰都看得明白，對日本投擲了最大限度的不滿的並不是他們所預期的蘇聯，而恰恰是他們所希望獲得親交的英國！一向對日本頗有好感的倫敦泰晤士報露骨地說，「最少，這表示了日德兩侵略國在那兒互相標榜」，紐約泰晤士的倫敦特派員報導得格外的明顯：「在英國，沒有一個人相信，日德防共協定的第一目的是在蘇聯，但是在英國，却沒有一個人不確認，日德協定的目標是在英國！」根據這種認識，英國的遠東外交政策顯然地轉換了，三個月來英國對中日外交所取的姿勢和所表示的態度，誰都知道是一件「奇蹟般的事實」，但是二十世紀的奇蹟，終於要有科學的根據的，這根據，就是日德軍事同盟所引起

的英國的反感，警戒，和攻勢。

國際間的孤立祇是空虛的「光榮」，而不是實際的力量，尤其在一九三六年這種國際政局瞬息萬變的時候，日德協定簽定了，東西兩個國際間的「被告」携手了，携手了之後呢？蘇聯中止了已經講定了的漁業協定，日蘇關係更尖銳了，英國整個地改取了「反日」的姿態，在南竭力地支持中國中央政府「統一禦侮」，在北很快地停止了與中公司等等的合作談判，這樣，日本在華北在中國的「國策」要發生了很大的障礙，「日本對英美法蘇邦交更陷惡劣，同時在國內引起人民各階層的極端不滿，這同盟所創立之軍事秘密外交，使深知目的之日本資產階級極感惶恐。統治階級中眼光較遠的人物，均認為是危害日本帝國的極大危險」。(二·三日莫斯科真理報)

日本資產階級在原則上並不反對戰爭，並不反對反共，但是他們却希望能

夠自主地來決定在什麼時期，和什麼對手，在如何的環境之下來開始打仗。於是在現在這種情勢之下，軍部和金融家實業家之間的「對外認識」有了不可融和的差別，他們不願無批判地跟着軍部去冒這種危險，於是開始對於軍部的企圖和獨斷的行動發生了強烈的反感。二二六之後，軍部樹起了一面「肅軍」的大旗，但是「肅軍」這兩個字，並不解釋做「肅正軍紀」，而祇意味了「舉軍團結，奪取政權」，從上向下的軍事法西斯化進行得很快，軍部在政治上的發言權和強制力，從廣田內閣成立到末期，已經增強到「不可同日語」的程度了，繼續縱容下去，軍事預算不斷地「躍進」，生產設備無限制地擴充，結果是輸入增加，匯兌低落，物價騰貴，資金需要增加，和公債消化的遲滯，對於軍費方面馬場非常「慷慨」，那麼對於這些軍費的出處，必然的要用貿易統制，匯兌管理強化，投資限制，乃至公債強制消化等等法西斯蒂的「統制」方法！用

了這種方法，假使「非常時」能夠平穩過去，資本家當然不必反對，可是稍稍明白一點經濟事情的人們都能知道，樹立了這種和國內生產力不平衡的膨大預算，而一年年地消費下去，像日本這樣的一個天惠貧乏的國家必然的會引起物資缺乏，價格騰貴，輸入增加，乃至國際收支逆調的危險，對國內儘可發行公債紙幣，而對外結算是非有現金不可，現在，日本和德國連在一起，國際上愈加孤立，貿易上愈加困難，而相反地戰爭的空氣愈加緊迫，軍費的擴張愈加必要，如此循環下去，即使戰爭不在眼前爆發，日本財政也非很快地遭遇「破局」不可！日德協定宣布之後，樞密院和財閥方面發出了強烈的非難，這種無軌道的冒險行動，使他們對於五年以來一貫地「退讓」的對軍部態度發生了深刻的反省，假使說，過在對軍部的「退嬰政策」是「投鼠忌器」，那麼現在奮起反擊，不能不說是類似「困獸猶鬥」的事了。廣田既然無力防禦軍部，那麼財